

一起畫畫

隔著透明玻璃，凝視著你的照片，才想起，我們從未做過的事情還有很多，玻璃是冷的，你與我的世界，凝結在這之上，一個微妙而安全的距離。窗外風吹草動，有著它獨特的旋律，但我沒有仔細聆聽，喧囂的車聲，自身旁呼嘯，我仍注視著，宛若看著一部默片，劇情是死的、角色是死的，就連僅剩的情感也都凝固著。在這樣停格的畫面裡，我才能慢下思緒，好好想想關於你的種種，才想起，我們從未做過的事情還有很多，像是你從未跟我一起畫畫。

畫畫，像是一種理想藍圖的勾勒，你眼中的山川，我筆下的太陽，有時渾沌的藍天，有時橫跨著美麗的彩虹，畫畫，是一種更貼近於潛意識的行為，是一種情感的交流，甚至隱藏著對於未來的小小企盼，所以，你從未跟我一起畫過任何一幅畫。在安寧病房的那段時間，你渾身無力，低垂的眉眼，拒絕任何新的訊息，像被拘禁的死囚，失去了生命的動力，不是我記憶中英姿勃發的樣子，看護說一整天，你總不斷地看著窗外，不知道是什麼吸引了你，明明從 301 號病房看出去，只有一片空洞乏味的停車場，以及探病家屬焦躁而又易怒的情緒而已，但你仍緊緊盯著，好似有著獨一無二的風景，攫住了你生命中最後的渴望。我揣想著，那時若提起畫筆，我們還能描繪出什麼？你顫抖的手大概已拿不起任何顏料，而我在離你半步的距離內，卻仍覺得遙遠，這樣的施力點，是連一朵最輕巧的浮雲也難以在畫布上撐起的，所以，我終究沒有提出這樣天馬行空的要求，對於你，我從不敢奢求。

大約只有弟弟來探病時，你會把視線稍稍移轉，回頭看看病床邊，陪伴你的人們，大約也只有這樣的時刻，我們能抬起眼，互望某一個剎那。那時候的你還不知道，或許是不敢知道，醫生為你的病情下了什麼樣的預言，病房裡的病友來來去去，出發、出發，醫院裡多的是不斷移動的人們，只是各自朝著不同的（未知的）方向邁進。

每次主治醫生巡房時，我都想在他輕輕舞動著的病歷表上作畫，薄薄的一張紙，記載著命運的吉凶，潦草的字跡，是生死的交替。你的病歷表上，充斥著滿滿的抗生素與止痛藥，像是一場時光的拔河，過程太過疲倦，姿態僅剩狼狽，我知道標準嚴苛的你，定不會喜歡這樣的結構布局，倒不如搶下病歷，瀟灑地揮舞一場。在畫中的世界，農田會依舊青綠，久久沒有人去澆水、除草的香蕉樹、芒果樹，仍舊茂盛，你身上沒有了點滴線與導尿管的囚禁，小小的鬼針草攀附在褲管，隨意走動，便擴散了它的生機，涼風徐徐的吹著，吹走了炎炎的酷暑，也吹走了你滿身的藥味，在畫中的世界，你跟我可以回到十幾年前，我攀附著你長長的手臂，渴望一個擁抱，而你沒有推開四周的空氣，只是用一個溫柔的笑容，幫我搭建理想中的童年。

你開始彌留的那幾天，我夜夜作夢，夢中的我們都拿著畫筆，仔細地勾勒著曾經一起生活過的村莊。畫作上一台老舊的摩托車，騎過了鄉間長長的小路，停

在了雜貨店的廊簷，櫃子上擺滿著形形色色，令人目眩神迷的小零嘴，玻璃罐裝著的彩色糖，圓渾飽滿的閃耀著，稍微轉動一下，一個萬花筒的世界，就此產生；紅仔標、玻璃珠、紋身貼紙與遊戲王卡，一疊又一疊的綺想，是機會與命運的大富翁，覺得隨手擲出一個骰子，就擁有無限的可能。畫面的右下角，一雙小手勾著比自己還高的企盼，墊著腳尖，努力地想被注意到，未熄火的摩托車，車燈仍亮著，圖畫裡你的身影仍舊颯爽，跟年邁的老闆娘寒暄了幾句，隨機拿走幾罐彩色糖、幾包小餅乾，風也似的疾馳而去。畫面中的小手常常被忽視，你離開之後，它仍在那獨自一人、竭盡全力；記憶中的圖像，也不容易遺失，誰也沒有忘記，回到家後，弟弟黏著你，幸福舔著甜滋滋的手指模樣。

這樣斷裂的畫面，是很難勾勒的。

趴在你的床沿入睡，我的夢很不安穩，畫作的色調太過對比，一時之間，難以調和，今晚，你的呼吸還算規律，還能陪我走一趟母校，繞一下你常去叫賣農作的市集，撥弄一下你擅長的二胡，再搭配一曲感傷的古調。我想塞進畫布的東西總是太多，而紙張太小，哪怕是在夢境，我們之間，仍隔著許多現實的衡量，關於你，我得取捨，就像是你，總一不留神，就將我的身影抹去。

不過，這是我們的畫作，可以盡情的揣想，我手中的畫筆，不是那個無法說謊的魔鏡，豐富的想像力，是源自於生命中某種殘缺的莫可奈何。構思了良久，我決定描繪你的眼神，仔細地找出，你眼眸中閃爍的光芒，然後，偷偷地攫取，當作是獨屬於我的一道風景。焦急凝望的神態，搭上一點黃昏的晚霞，你的臉龐印照著紅蘋果的色澤，在風中矗立著，長長的階梯，在心裡無限蜿蜒，一個個綠色、藍色的書包，晃著大大小小的手提袋，搖搖擺擺的到來，原來，你也有過盡千帆皆不是的柔情，也會有弱水三千獨取一瓢飲的情深，在家長接送區裡，你的等待，毫不矯飾，我畫著你的眼神，目光的聚焦點，集中在畫作的最上頭，那裡的預留的空間不大，模模糊糊間，我就能把畫布上，那個被你凝望的小孩，錯當成是自己。

或許，還可以來個悠閒的午後漫步，沒有呼吸器的緊張感，也沒有點滴的規律聲，兩個寂寞的旅人，走到空曠的夢裡，在畫布的暗影中，搭起一盞小燈。在我身旁的你，依舊安靜，無聲地坐下來，把斜陽坐成像顏料裡的黑，沉默地坐下來，我們開始勾勒那些記憶中的暗影，以及早已遺忘的遠方。這是我們共同完成的畫作，專注的你，抿著嘴，用心的上著顏色，大片的黑，讓人塗的疲倦，你伸出勞累的雙手，像年輕打拼的時代一樣，想仔細觸摸新奇的事物，想追尋不一樣的風景，但日子的坑坑疤疤已經襲來，當畫布中的星星都來接你的時候，所有的故事也跟著離去了，而我空著的雙手，忘了握緊顏料，只想勾住護士推你離開的身影，卻怎麼勾不回你在身旁的光景。

在另一個擄獲死者的夢裡，剛點燃了一盞新生的白，你的日子消逝了，但我的畫作，才正要開始。

窗外交織著五光十色的背景，我在你的塔前，隔著透明玻璃，凝視你照片上的笑容，那表情溫暖和煦，令我徘徊駐足，也許只有這樣的時刻，我不用背負著

你的些許失落，可以躲在一個無聲的世界裡，盡情的輕喚你的名字，哪怕你不願意，在夢中無法變成長孫的女孩，還是會拉著你的手，至少，一起畫畫。